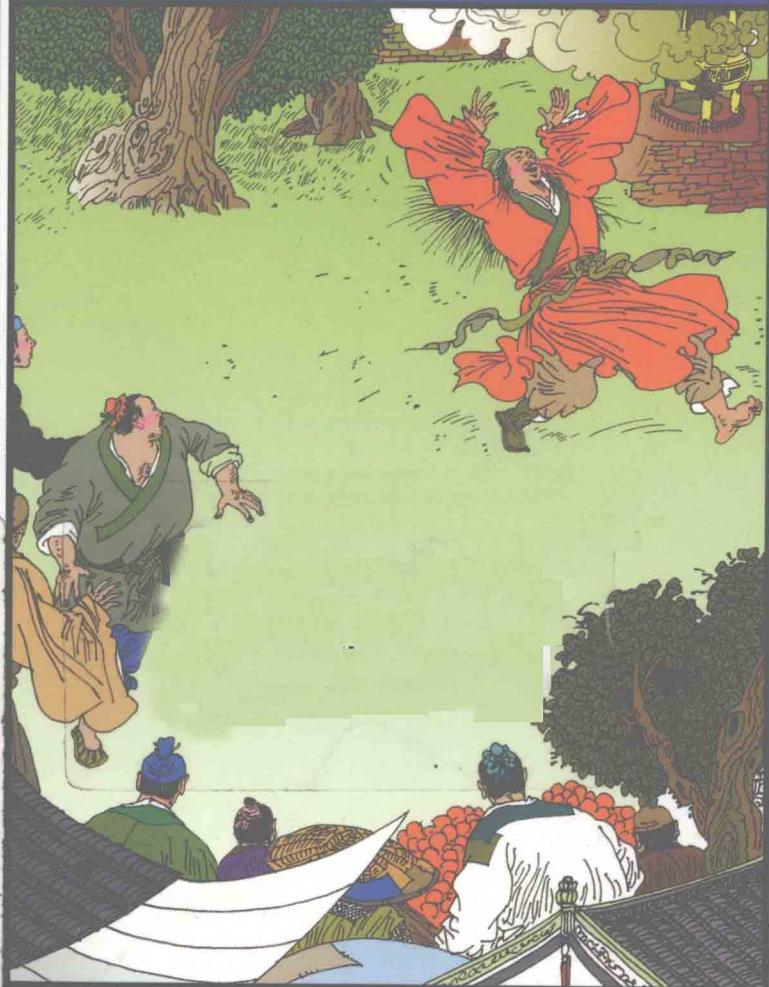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儒林外史

RULINWAISH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儒林外史

RULINWAISHI

原 著 [清] 吴敬梓
改 写 陈 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儒林外史 / (清) 吴敬梓著 ; 陈新改写. — 南京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3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5050-5

I. ①儒… II. ①吴… ②陈…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缩写本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019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儒林外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2号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6 - 5050 - 5

定 价 1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出现于18世纪上半叶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这部小说以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众生百态为表现内容，塑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极为形象地反映了我国18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实。

《儒林外史》的结构相当独特，它是以短篇系列故事串联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总起来看，为了使所塑造的人物处在同一个时空，其中又有许多情节是前后相互照应的。

本书系改编本。在改编的过程中，为了减少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障碍，在保留原著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情节的基础上，我们对全书的故事进行了拣选和改编，集中表现主要的故事情节，注重语言的通俗性、活泼性、生动性。通过有选择的改编，不仅使这本书在内容上更加精练，形式上也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契合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相信读完这本书后，广大青少年会对我国最早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又字文木,全椒(今属安徽)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五十三岁去世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但是,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二十年时间,直到四十九岁时才完成。



目 录

楔子.....	1
周蒙师暮年及第	11
疯癫癫范进中举	23
打秋风乡绅遭祸事	34
严监生疾终正寝	40
寡妇含冤控大伯	49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58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64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72
鲁翰林怜才择婿	84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92
杨司训相府荐贤	98
名士大宴莺脰湖.....	105
马纯上仗义疏财.....	113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24
匡秀才重游旧地.....	135
诗会名士携匡二.....	144
匡超人长安得意.....	151



冒姓字小子求名	157
认祖孙玉圃联宗	166
牛浦郎牵连讼事	179
鲍文卿南京遇旧	187
倪廷珠兄弟相逢	197
名流聚会莫愁湖	204
杜少卿夫妇游山	211
郭孝子深山遇虎	224
泰伯祠遗贤感旧	232
添四客述往思来	241

附录：

《儒林外史》导读	250
----------	-----



楔子

话说元朝末年，在诸暨县的乡下，有一个叫王冕的人。此人七岁就死了父亲，他的母亲只有靠做点针线活，供他到乡下的学堂里去读书。

转眼三年过去了，王冕已经十岁。一天，母亲把王冕叫到跟前对他说：“孩子，不是我有意要耽搁你读书。只因为你父亲去世后，我一个寡妇没有办法养家，家里只有到处花钱，却没有什么进项。今年收成也不好，柴米油盐都贵。现在家里的旧家具、旧衣服，当的当，卖的卖，也差不多没有了。光靠我给人家做针线活挣来的那几个钱，怎么够供你读书呢？我也是没办法，才让你到隔壁人家去放牛，好歹可以苦一点钱回来，你也可以有口现成饭吃。只是他们明天就要你去干活。”

王冕听了母亲的话，安慰她道：“娘说得对。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到别人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书去读。”

当下母子二人商议定了。

第二天，母亲和王冕一起来到隔壁秦老爹家。秦老爹留他们吃了早饭，然后牵出一条大水牛来交给王冕，指着门外说道：“从我这大门过去，往前不远就是七泖湖，湖边都是绿草，



还有很多垂杨树，十分阴凉，这里各家各户的水牛都在那里，牛要是渴了就在湖里喝水。你只要去那里就行了，不必到远的地方。我每天两餐饭不会少你的，每天早上还会有几个钱给你买点心吃。你只要手脚勤快些，不要偷懒就行了。”

王冕的母亲见一切安排妥当了，就要告辞回家去。王冕送出门外，母亲替他理了理衣服，对他说道：“你在这里一定要小心，不要让人家说你的不是，另外，出门要当心，干完活赶紧回家，不要叫我担心。”王冕答应了，他母亲含着泪一步三回头地去了。

从此，王冕便在秦家放牛，每天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息。有时候秦家送一点腌鱼或者腊肉给他吃，他便拿一张荷叶包了，回家给他母亲。每天秦家给他买点心的钱，他也不用，积攒到一两个月，便趁空到学堂里，从别人手里买几本旧书。白天，他把牛拴在柳树下让它吃草，自己就坐在树阴下看那些书。

转眼过了三四年，王冕也读了不少书，学问长进了许多。

那天正是黄梅时节，天气闷热，王冕放牛感到有些疲倦，正在草地上坐着，忽然见浓云密布，就下了一阵大雨。不多时，雨过之后，那黑云渐渐散去，便又透出一片日光来，照得满湖红彤彤的。远远望去，湖边的山上，一片青，一片紫，一片绿；近处的树都像水洗过一样，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花苞上一粒粒水滴清清亮亮，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

王冕站在湖边看了一会儿景色，心里想：“古人说，人在画图中，确实说得不错。只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画工，要是能有人把这荷花画几枝下来，那该多有趣呀！”他一边在心里感叹着，转念又想：“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情？我自己为什么不



可以画！”

从此，王冕积攒的钱也不买书了，而是托人从城里买些颜料，自己学画荷花。起初他画得并不好，一直画了三个月，他画的荷花便十分逼真了，无论是形状还是神韵都跟那湖里长的荷花一个样，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张纸，否则就真像是才从湖里采来的。

乡人见王冕画得好，就有人拿钱来买他的画。王冕卖了画，就拿钱买好东西孝敬母亲。

没过多久，王冕会画没骨荷花的事就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王冕家所在的诸暨县，县里的人都争着来买他的画。到了十七岁，王冕不再给秦家放牛了，他每天画几幅画，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衣食无忧，他母亲见了也十分高兴。

这王冕天性聪明，还不到二十岁就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把那经史子集中的学问都融会贯通了。但是，他不愿意谋求仕途，也不怎么结交朋友，终日只喜欢闭门读书。他在《楚辞图》上看到屈原的穿着服饰，就自己做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肥大的衣服。到了天气好的日子，就用牛车载着母亲，自己戴着高帽，穿着这件衣服，拿着鞭子，嘴里唱着歌，在村镇、湖边四处游玩，惹得乡下的孩子都跟在他后面笑，他也不当回事儿。只有隔壁的秦老爹，虽然自己务农，却是个有见识的人，他看着王冕从小长大，非常了解他的性格，看到他这样做虽然有些矫揉造作，但也知道他这是出于对世事的不满，因此便十分敬重他，经常邀他到家里聊天叙话。

这天，王冕正和秦老爹在家聊天，只见外面走进一个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的人来。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衙役，又是个买办。因秦老爹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



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

秦老爹迎他进来，叙过礼坐下，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待他，就要王冕陪他说话。彼此问过姓名，那翟买办说道：“这位王相公，就是会画没骨荷花的吗？”秦老爹说：“是的。亲家怎么知道的？”

翟买办道：“咱们县里的人哪个不晓得！因前日县太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给上司。这件事交代给我了。我听说了王相公的大名，就特地来找亲家。今日有缘，正巧遇见王相公，还请王相公费心画一画。我半个月后下乡来取，到时候县太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我一起送来。”

那秦老爹听了亲家的话，在一旁一个劲撺掇王冕应承下来。王冕拗不过秦老爹的情面，只好勉强答应了。

王冕回家用心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买办禀告了知县老爷，那知县时仁就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顺手克扣了十二两，只带着十二两银子去送给王冕，将册页拿走了。

这时知县要王冕的画是送给上司危素的。他拿了画，又买了几样礼物一起送去。危素收了礼物，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第二天，危素备了一桌酒席，请时知县来赴宴，以表谢意。两人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你送给我的册页花卉，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

时知县不敢隐瞒，便直说道：“这是我们县一个乡下农民画的。此人名叫王冕，年纪也不大。想必他无才学，所以画得不好，难入老师的法眼。”

危素叹道：“我出门太久了，故乡有这样的贤士，我竟然不

知道，真是惭愧！这个人不但才高，而且极有见识，将来声名地位不会比你我差。不知你能不能约他来这里让我见见？”

时知县道：“这有何难？我回去就派人去找他。他要是听说老师你欣赏他，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时知县说完，就辞别了危素，回到衙门，派翟买办带个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拿了帖子飞奔下乡到秦老爹家，秦老爹邀王冕过来，翟买办把知县的意思一五一十对他说了。

王冕笑道：“还请回稟县老爷，就说王冕是一介农夫，不敢见老爷。”

翟买办一听便变了脸道：“老爷拿帖子请人，谁敢不去！况且这件事本来还是我照顾你的，要不然，老爷怎么会知道你会画花？按理说，你见了老爷，还该重重地谢我一谢才是。怎么我到这里，茶也不见你倒一杯，还推三阻四不肯去？这叫我怎么去回复老爷！难道老爷身为一县之主，连一个百姓也叫不动么？”

王冕道：“你有所不知。如果是我犯了事，老爷拿传票传我，我怎么敢不去！现在既然是拿帖来请，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既然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原谅的。”

翟买办兴冲冲来了，本想着王冕肯定会喜出望外去见老爷，自己也好趁机邀功，现在一看王冕死活不肯去，便拉下脸说道：“你这都说的是什么话？传票传你你倒要去，拿帖子请你你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吗！”

秦老爹劝道：“王相公，既然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不如就去走一回吧！常言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什么？”



王冕道：“秦老爹，你知道的，我真是不愿去。”

翟买办道：“你说得轻巧，可叫我拿什么话去回老爷？”

秦老爹道：“这个果然难办。我看不如这样：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马上来，等好了就去。”

翟买办还在那里不依不饶，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爹整治晚饭让他吃了，又暗中叫王冕回去跟他母亲要了三钱二分银子，送给翟买办，翟买办这才答应着去了。

知县听了翟买办的回话，心里想道：“这小家伙哪里是害病！想必是翟家这奴才到了乡下，狐假虎威，恐吓了他一场。他是没见过官府的人，所以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然让我请这个人，我如果不把他叫来见老师，还惹得老师笑我办事不力。不如我亲自下乡去见他。他见我肯赏给他脸面，自然大着胆来见我，我就带他来见老师，岂不是显得我会办事？”又想道：“我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见一个乡民，岂不惹得衙役们笑话？”可是转念一想：“看老师前日的口气，倒是十分敬重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我如此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也少不得称赞我一番。这是万古不朽的事情，有什么做不得？”想来想去，好不容易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时知县就传令手下，只带着八个衙役，径直来到了乡下。

乡下百姓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都挤在路边上看。一行人来到王冕家门口，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慢吞吞地说道：“我儿子不在家，从大清早牵牛出去喝水，还没有回来。”

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么慢条斯理？快快说他在哪里，我好去传！”

那婆婆道：“真的不在家，不知道在哪里。”说完，关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的轿子到了。翟买办跪在轿前回禀道：“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到公馆里稍坐一坐，小人再去传。”说完就扶着轿子绕到王冕屋后。

只见屋后横七竖八几条窄田埂，远处有一个大水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是一望无际的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算大，却树木茂盛。走了大约有一里路，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着水牛，从山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上去问道：“秦小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哩？”

小二道：“王大叔啊？他到二十里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让我替他赶回家。”

翟买办如实回禀了知县。知县变了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马上回衙门！”

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想立即派人抓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怕危老师说他暴躁，只好忍气回去，想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识抬举，日后再处置他也不迟。

其实王冕并没有走远，等知县一走，他就回家了。秦老爹过来抱怨他道：“你也太固执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敢这样怠慢他？”

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仗着危素的势力，在这里欺压百姓，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结识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要是恼羞成怒和我计较起来，我也麻烦。如今我就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



处去躲避一段时间。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

他母亲听见了，出来说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我虽年老，却还没有什么疾病，你就放心去吧。你又没有犯罪，难道官府还能来抓你的母亲去不成？”

秦老爹道：“这也说得有理。何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能知道你？不如到大城市去，也许还能遇到些机会。你家里的事，一切都包在我老汉身上，我替你照顾。”

王冕拜谢了秦老爹。秦老爹又回家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两人吃了半夜酒才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王冕就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正要走，恰好秦老爹过来了。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爹两拜，母子洒泪分别。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爹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爹手拿灯笼，站着看他走远，直到看不见他了，这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一直来到山东济南府。这里虽是北方，却也十分富庶，房舍稠密。王冕此时盘缠也用完了，只得租个小门面卖卜测字，也画几张画贴在那里，卖给过往的人。每天问卜卖画，倒也忙得不可开交。

转眼过了半年，济南府里有几个土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只派几个粗鲁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得王冕不得安宁。王冕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了几句讽刺诗在上面，也怕从此得罪人，正寻思要换一个地方。

一天清早，王冕才开了门，就见街上有许多人哭哭啼啼，有的挑着锅，有的用箩担挑着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

楼，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的就坐在地上讨钱。原来是黄河边上的州县被水淹了，这些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逃荒。

王冕见了叹一口气道：“眼看着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还在哪里做什么？”便将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收拾行李回家。到了浙江，才听说危素已经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走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见母亲身体健康，心中欢喜。母亲又对他说了许多秦老爹的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拿过去拜谢秦老爹。秦老爹又备酒给他接风洗尘。从此，王冕仍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生病卧床。王冕四处请医调治，总不见效。一天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看就不行了。这几年人都在我面前说，你有学问，该劝你出去做官。可我见这些做官的，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何况你性情高傲，若惹出祸来，反倒不好。你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就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着答应，他母亲便去世了。

王冕埋葬了母亲。三年之后，天下大乱，好在乡村还算安宁。

一天中午，王冕正从母亲坟上回来，只见十几匹马，直奔村里而来。为首的人，头戴武巾，身穿战袍，仪表堂堂。那人到王冕门前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请问，哪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我是王冕。这里便是寒舍。”

那人喜出望外，吩咐随从都下了马，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便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

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现今占据金陵，称为吴王。特来拜访先生。”

王冕道：“原来是王爷。我只是一介草民，怎敢劳动王爷



大驾？”

吴王道：“我在江南就仰慕先生大名，今天特来拜访。”两人促膝谈到日暮。

那些随从都带有干粮，王冕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陪着吴王吃了。吴王谢了王冕，上马而去。

这天，秦老爹进城回来，问到这件事，王冕只说是以前在山东相识的一个将官来看他的。

过了几年，吴王削平祸乱统一天下，建立了明朝。又过了几年，有一天，秦老爹进城回来对王冕说：“危老爷已经问了罪，发配到和州去了。”王冕和老爹说着闲话，天色晚了下来，便各自歇息。

从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要征聘王冕做官。起初王冕也不在意，后来渐渐说的人多了，他也不通知秦老爹，自己收拾了行李连夜逃往会稽山去了。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派官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来到秦老爹家，说是皇上要授王冕咨议参军的官职。秦老爹道：“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便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只见家中果然久已无人居住。那官员叹息了一会儿，仍旧捧诏回去了。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后来得病去世，山邻将他葬在会稽山下。

像王冕这样的读书人，真是难得啊！